

元遺山先生全集

上
四

卷十七至卷二十

碑銘表誌碣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屬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

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豫此選者選曹以爲
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
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鈞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
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
接見宇文濟陽吳溪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
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
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
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
不溺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
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

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甸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

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
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
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
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
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
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
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
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
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
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甯邊

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梏
殺之聞赦將至先梏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
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
倡以振貧乏賴以全活者甚眾及受代老幼攀遮戀戀不
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
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
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
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
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畧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
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

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備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瑄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

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

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

殞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
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
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
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
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
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
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
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滄水集者前後
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
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

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
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
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
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沈鬱
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
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
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
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
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
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

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
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
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
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
河朔鞍馬閒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
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
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
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
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
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
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麇飫而趨春風舞雪
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
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
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
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
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
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其父課之讀書涉獵

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閒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卽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

開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
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卽墨令縣治瀕海土境而俗惡
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
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浚治而痛
繩之強暴爲之帖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狐
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
傳被襍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
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
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頽圯殊
甚卽命完葺之明日卽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

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而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追逐之置奴釵閒奴卽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強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卽日上書

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卽大
位留意庶獄敕尙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
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
有此授公蒞職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
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
丁內艱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
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有
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閱實無有
欺抑者凡椿配之數悉從調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
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

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某鞠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蝸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旣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事陞辭以

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壘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夤緣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臥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壘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

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
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
戶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
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正大四
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
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邢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洧
川楊振文封宏農縣君孫男三人祗適祗承祗畏公美丰
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
悌惟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之小大
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

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
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
人許之歲丙午某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某言先人
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寂
寞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耐有日誠得吾子銘而
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
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鄉里知公爲詳以爲公
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信斯言也公可以無愧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於眇焉之身
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效一官大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
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
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
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鬱彼佳城志以
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尙知爲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諂
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
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

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甯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旣無可撼搖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爲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甯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

與尙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譖謀散失無可攷案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欒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爲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旣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立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卽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旣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甯當以人命試吾術卽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卽

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任府庠移籍
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
第釋褐棗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
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
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
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
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
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
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
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爲尙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

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
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
通比增虧考滿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
書郎至甯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
動先生以邠城頽圯爲憂謀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合欲聞
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
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
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弒逆自署太師尙書合澤
王專制除拜先生卽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
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

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蒙晦
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蓋已老矣
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
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
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畫入神品
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
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厯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
無不臻妙絃歌碁槩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
臨終豫刻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
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

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豪城劉氏三娶河閒王氏有
道敏修之女末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
澈方山抽分憲治官劉出也次日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
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日滋崔出也女
二人皆嫁士族王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
葬於樂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
言先人諸孤唯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耐獲罪神
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
之懿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
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

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
與之考論文藝商畧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
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
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
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
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洽重以大誼要責以爲
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淡與先人相從者多矣
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
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爲權嗟維先生中學

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
虎守天門四顧烝凝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
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甯
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甯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
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
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
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
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
阡孰能爲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閒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熠熠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避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埽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稱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仁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卻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棊酒自適後用公

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州朝列君教之
學長游府庠卽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
遙丞歷洛交雲川二縣令補尙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
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
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
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
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
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
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
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眾辱之明

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
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圍中
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
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
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
事搏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
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運
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
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
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

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入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蔭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孫男三人曰革曰賁曰恒公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於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以某年月葬公

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豫有榮焉敢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

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
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
之不可以事君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十七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
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
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
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
大定已還文治旣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
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

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
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
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
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尙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
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
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
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爲盛若
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
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
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

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
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
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
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
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
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
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已
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
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
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

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宏農郡太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宏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脩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卽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

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
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
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
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俄兼禮部郎中
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
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
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
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尙書蒲察阿里不孫
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
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

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權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權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尙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恤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尙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

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尙書且有
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
弊朕之待卿尙不止此耳公蒞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
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
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
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尙書高夔及
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
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
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
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

知政事行尙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
公就鞠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
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
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
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
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
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
解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
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
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

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
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尙書省尙書出
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
相或不得豫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
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尙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
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選首名
爲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
也初命講尙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
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
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

意言之敷釋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軻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

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
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
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
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
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
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
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
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
考試勞心邁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
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宏農郡侯諡曰文

獻娶某郡呂氏封宏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
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
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
有後言卽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
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
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
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
氏旣寡孳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
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

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爲甚嚴
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
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
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
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
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
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
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
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

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

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乎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尙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眾伺西北有警而綴我邪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尙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秦和不同故耳蓋秦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秦

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紕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
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
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勅敵則搏而
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
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
人旣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
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
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
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
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邪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遊

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於河爲追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惟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

的眾無異辭有以太乙新厯上進者尙書省檄公參訂摘
其不合者二十餘條厯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啟土司天
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王日吉
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
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
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尙辨以爲不
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
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
說皆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
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脩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
有碑敢質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
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
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幷右之且系之
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
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
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
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
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濩苮芝危國可活民

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
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齋咨
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尙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
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附之望
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
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
以爲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
旣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繫

金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
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譏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字
充之族王氏世爲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爲縣
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
先服後叛者則別籍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
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
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
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
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
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卽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

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
再調懷安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尙書省令史考滿
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振貸
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夤緣爲
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
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總諸郡兵討捕羣盜悉平泰和五
年吳曦納劔外五州內屬公以選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
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爲經歷官俄改真定府判
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
冤獄異時審濼者專以末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

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勅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爲事臣愚以爲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閒一曹望之爲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卽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惟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

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
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邪乃列奏煒內結閹豎外連權貴
姦賊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佗所糾彈凡十餘
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
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
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大中大
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爲行宮
尙書戶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
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
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它辭卻之宣宗

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爲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辯天下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闕

御羊及校計鶉鴿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饜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爲刑部尙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卽付刑曹以受命不卽行爲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遙領隴州防禦使

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別詔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眾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惟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爲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恒產孰不爲自養之計漢汰冗軍悉歸耕穫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旣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

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饗自足
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
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尙書公自以時
運不偶年六十三卽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
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薨於私第之正
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諡曰剛敏兩
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
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
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句何其
次適監韓城酒買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

刺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榮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
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
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實
趙公子文號爲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
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文周密欲
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
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
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狀冗兵禁游情節浮費惜
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幅億洞
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

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爲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旣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爲盛教養旣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爲御史爲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暫歷戶曹卽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墜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

爲疆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疆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間氣之雄揚於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搏擊所加姦宄爲空公甯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饒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疆而四體之充成周旣東正塗旣窮捭天關以九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墉有來梯輶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

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
故在公爲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甯失我豈彼同
衣冠堂堂珪璋顛顛山立揚休頽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
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尙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
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
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厯象若宴饗若學校若
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
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尙書右丞

信甫內翰閑閑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
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繁數公
是賴竊謂養士之效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
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
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
喬木故在僑札鬱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
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
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
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
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

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
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
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
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
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
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
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
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
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
而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尙

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
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
士鬪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
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邪眾悟皆
惶遽而退旣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
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克剛北走
時燕都受圍惟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
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
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隘巷以課童子學爲業
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

將李瑛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瑛一日謂公言公朝
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
路可達聞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
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
說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尙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
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
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
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
爲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
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

樊乃拜章言四事大概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
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
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
號州軍州事號州刺史號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
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
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
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
交州近關有譌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
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
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爲吏部郎中

用薦者兼翰林脩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
多所平反澍雨爲之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
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
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
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
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恃從權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
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
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
月宣廟升遐以公爲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
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

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
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
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議刑罪當
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
駕南渡暫爲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
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顧之
望矣臣竊以爲不可上省奏大悅卽命赦之且以義爲定
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
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鞫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爲
富家厭其丐貸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

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爲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給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眾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爲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内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轍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

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
在所以寬厚爲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
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爲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
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
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羣公爲之屬
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僊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
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尙書十月慈聖皇太
后上僊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
師戒嚴兼攝戶部尙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
下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

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尙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尙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贄尙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贄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通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人故

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數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笞贖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爲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淡。而氣質溫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贄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撰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爲請。好問甫從官學。卽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裒之問。輒敘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

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
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
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尙有攷於
金石之遺文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十八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
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
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
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
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
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

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
故在及回馬嶺蹇裳就道顧揖巖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黃
峴峯憩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
意晚年乃造僊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
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
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
支體柔輒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衲
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僊去可乎
卽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
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

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偃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回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於鄙樸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

值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
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
以無恨矣恕旣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
里之某原耐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
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
從之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尙義
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
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卽朝散君之第二
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
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身行自齟齬間識

公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
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
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
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
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脩官稍遷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
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
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
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
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

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構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埽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荅之次辭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脇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同者蓋如此京城大

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卽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揆蹟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

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旣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甯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

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
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
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
投閑置散不自銜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
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
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
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
之者云卻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
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

天下之至理甯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
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爲華嗟
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波汎然
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泰山天門有物禁訶蓋僊
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忽變
化固如是邪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
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
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

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眾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而劣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正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爲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爲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

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祕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爲姦民殊

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卽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
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
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
用兵公檄蜀旣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
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眾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
其民無乃與詔書相反乎主帥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潰
卒公卽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
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
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眾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
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

補尙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
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至甯
初賊臣弑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
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
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
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脩撰山東
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
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
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撒各門冒券四百餘口
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

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爲變本溫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眾果叛入太行本溫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溫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賊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尙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兩人以爲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

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
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
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
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
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
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
掠故臺兵所至悉爲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
堅壁不戰遂弛邇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
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
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鞞之公馳入志軍

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無
罪爲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帥臣待罪之
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
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卽用所擬聞
時議壯之再授翰林脩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
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
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
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
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
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

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
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
以爲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
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
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
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瑊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
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爲犄角計執政者沮撓
之策爲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
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
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

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
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
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飢饉盜賊竝起以御史
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
簿賊賊百家與令有違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
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謀
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
却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衲
數百聯袂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
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

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邪公嘆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卽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言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救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救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救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

人皆謝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爲重地朝議擬爲駐蹕處也
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脅亾之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
鎮之平居無事以豫備爲言竭民膏血爲浚築計剽騎纔
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爲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驅迫老幼
填塞枕藉爭身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
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
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
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
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
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尙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

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
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咎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
倦矣當官不踰月卽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
歸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竝玉峯下旁有長
松十餘名之曰松庵因以爲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拙
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
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
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爲高也明窗棊几危坐終日
琴尊覘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
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

足圖以寄意其趣尙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
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
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溪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
夫塵土氣爲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
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鬪蘭
鬪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
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
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
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
安尙幼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

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爲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
事張夫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歿悉以圖
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
失怙恃而資產殊厚公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攜理之
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
似疏而實親雖幼同覲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
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爲
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公必爲之懽
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鑑裁爲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
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

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爲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譏述墓碑莫好問爲宜尙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中暍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龐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於廟堂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
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
薄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
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青峙峻以奇塵
表朗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雷風馳眈眈虎如毛髮威奔走
翹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絕等夷大君裁
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
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趨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
實爲正有來者吾何追竝玉之麓草木腓兩崖出泉懸素

霓朝猿與吟暮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還人代非
臨流濯足尙庶幾滹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鬣大茂齊龜
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尙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
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
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
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
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
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

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
亭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
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爲次第之君諱延
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
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
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
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
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
鋤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卽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
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

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甯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甯邊
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
發粟振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滏陽趙公周臣
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
尙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尙書省
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脩官考試開封進
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
爲吏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脩撰奉使
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卽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

脩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
月出爲京兆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
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
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
於虢縣之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
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卽貰汝死不則
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
亦死不若今日卽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
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

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
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
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尙書明年遭變
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
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
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
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
顯校尉遙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
慥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眾奴干奴女
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

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
名懷甯先無廟學君爲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爲材廟甫成
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甯邊日學詩於
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綴密工巧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
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
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
盡知慙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
以爲言丞相求君文甚勤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
在我而已何至假人邪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
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

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
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
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邪系之以銘
曰

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
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復且昌
世侯伯兮歲蒸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來歸兮
安故鄉滯淫盜墟兮亦何望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詩

卷一

七

七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送人遊山陰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蠶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卯入學記誦出它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

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
壁頽圯公日以救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
溼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
廟學先聖十哲塼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
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
鎮防軍田旣淤墊有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
民無所於訴任其陵轍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
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詬租者不得
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卽廟學植碑頌
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殷號

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
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
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橫恣
無所顧藉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
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
境內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
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
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甯不知然渠家闔縣首戶子雖
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
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亾異農夫噓牛

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蚤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議論爲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宏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甯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尙蚤也姑畱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

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默
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
之北渡後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
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鄆陵醋務監
馮鵬舉次未笄而天孫男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旣通貴
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
君初廣甯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
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
梁旣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
卜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旣襄事訪

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
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
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旣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
吾子紀述國來公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
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
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囂耄老誰所資碑石
有銘無媿辭網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尙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尙書張公於輔巖

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泗謂
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墓旣卒
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
以請某以爲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
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窳以糾
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願材雅望首膺
是選始貳其長終總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拔
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厭
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
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

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彊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旣彊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

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
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尙氏追封清河
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
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
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
服除調許州鄆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
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
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
散戶有由帖揭牘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
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

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
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
一日闔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挾兩妓以出公謂夜破門
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
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
無一人敢橫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
幾改丞豪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
知公麾吏去曰張君治縣尙有未盡邪召爲尙書省令史
穀熟民千數詣闕乞畱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
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

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莘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之封建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旬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

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
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
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砦兵杖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
攻公獎厲士眾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
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
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
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
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
樂爲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
籍阿外畱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

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
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公言
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
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
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
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
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
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單閒致費鉅萬
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連章發
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鄆城猾吏韓祖謙

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爲
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
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
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
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
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筆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
尙書省付有司諦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院鼓以
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爲疑及奏上問
公公奏言倫雖自款伏而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
酒河南迨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

輕忠厚之至且歲早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溼上爲之喜見顏閒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姊妙淵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旣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甯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

夫人憂甫卒，突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獎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軍。」

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閒關至闕下爲上言平章政事
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遣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
密副使合喜將軍中牟垂與恆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恆山
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
旋廢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尙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
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
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遣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
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
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百戶娶同郡齊氏封清河
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

卒孫一人延祖尙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卽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斂發奸賊以械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旣爲朝廷所知爲郎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念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爲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

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
闕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
校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
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
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疏於自檢
坐爲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冤而莫有爲辨之者公
獨曰驥不以一蹙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
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敘後爲中朝名勝士
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
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丈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

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
設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
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名減於穎
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騖而不足治則中材
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茲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
爲防乃積乃倉暨彼裹糧百冗全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
望我小康救寒袴襦療飢膏粱愛育本基繫公慈祥孰求
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販鯨髡龍起雲驤
何儼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

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頽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疆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鬱鬱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尙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并引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兗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爲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剋石烈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埜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

所統兵屯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爲人強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闔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後靈壁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爲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瘳勳伐旣高知朝議倚以爲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懍懍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爲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

軍務凡獨任胸臆安有執持君必爲之委曲開論不動聲
氣獷悍化而柔良旣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內有
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
爲多蘧伯玉爲顏闔說養虎人以為莊周氏之寓言以君
之事觀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飢達其怒心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君諱汝翼字
季雲族張氏世爲河南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
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
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
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

卯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厭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甯主簿西甯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尙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移刺羊哥以宋兵脆弱不足爲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豫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

而遁君戒廢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眾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援陽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爲立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總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劫殺行省事怙古剛以州降宋詔總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脇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眾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六哥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

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
阮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况
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阮之朝廷將不以為失信
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
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
無一人被誣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
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
亾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為避兵者所警則或
有意外之變欲稟命於朝然後納之君進曰陝西老幼投
死無所獨以關東為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為兵人所魚肉

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
無從而入閒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
朝命者不過二三日命卽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
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豫商略帥若專輒而參佐
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爲意外之變者某
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卽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
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墪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爲參
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
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
年志行尙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畱居歸德天興

元年歸德受兵總帥赤蓋元凱起爲經歷官明年春正月
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
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
官且諭之曰卿昔佐牙吾塏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
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
之憂也及尙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
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甯軍節度使事遙領鈞州刺史進
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爲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
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
卒於沛之旅舍翼日蒿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

子翔等舉君旅櫬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
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
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遙領
鄭州防禦判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遙領河內縣令女一人
適汴梁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
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
郎王君禧伯所譔家傳以神道碑銘爲請三請益堅某不
得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
人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甯張君之阡樂石有銘侃侃唯君仁信

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
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颺尾而旌方弭耳而
帖伏何糜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己者而
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爲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

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爲某路貴族
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爲真定人祖諱昔兀乃贈鎮國
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
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

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
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爲左
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
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款曲未減者爲多法家稱焉貞祐
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
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
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
以知義許之入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
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
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閱非情有不可耐者

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鞠之辭連二偏將一遙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論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誑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邪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

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整潔有內助之功
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
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尙幼桓端以某年
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祔焉旣葬之幾年
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爲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爲鍛
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闊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魚吁嗟
公平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爲
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刑書乘
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悞無華閑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

之間溫其褐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藉而
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僂或俘不爲國殤卽亾國之
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於黃壚湯旱焚如一漑者後枯孰
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吁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甯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畱幼子今
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甯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
十年先鋒旣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
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
國之感顧瞻裴回不能自己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

既居民閒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日
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
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之細亦峻拒而疾塵
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汚已也時貴慕公名有
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亾國之大夫耳尙何言哉初
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
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
臣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恆
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
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回其慮廢興

存亾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卽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爲遠近然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土刺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柄史牒載其功詳矣大父僕干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

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
泰和三年登科歷撫甯海濱以簿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
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
終更除武甯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
府經歷司主帥牙古大資驚狼恃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
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
行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
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
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公爲畫策潛軍趨靈壁
出其不意殺獲甚眾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爲戶部員外郎

轉刑部尋遷郎中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
稜疾惡材任刺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
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
刺史改睢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
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戶部郎中初置申州輟公爲
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畱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畱
守移刺瑗雅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
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
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
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率以戰功得官

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使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胥史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聽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土刺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黽勉王事強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絕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僂辱

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宏以大
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
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况骨肉乎語雖不卽從其後天
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甯軍節
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
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
邦昌囊橐爲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
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
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
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壬寅三月

王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
政事華國公畢蘭出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
孫去先塋久不能歸耐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奧敦氏贈金
源郡夫人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
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
子軍次萬僧女一人嫁爲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畱住
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尙幼姝二人永喜輔
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哥之子姝孫二人阿
憐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
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戶郝丑和尙以行狀來

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甯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
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子素善郝侯
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被築室天實厚其基溫乎
召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識幾希
願以能官爲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鼇足不
敵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甯泊濁流之泥吾甯啜餽餘之
醢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飢尙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
之郊邱隴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